

克紹箕裘

承襲父親的空軍軍魂



↑莊蓉林(前排左1)全家福。前排左2為母親、右2為父親、右1及母親懷中為二個弟弟。(圖/莊蓉林)

也許是繼承父親熱血報國的血脈，我和兩位弟弟皆投入軍旅，而且和父親一樣，都是空軍。記憶中，父親總是忙於軍務，很少在家，儘管如此，父親穿著空軍制服的形象，仍深深烙印在我們兄弟腦海裡。

父親是東北軍空軍的機械飛行員，負責飛機維護、出任任務前試飛。在那戰事不斷的時代，每到隆冬，飛機幾乎不能飛，得用火車運到溫暖的南方維護。因為忙於軍務，父親總是不在家，雖然知道為國家奉獻的父親是可敬而偉大的，但只要想起母親代父親拉拔一家大小的艱辛歲月，我仍激動不已！

八年抗戰期間，父親身為先鋒部隊一員，面對槍林彈雨毫不畏懼，甚至被炸進彈坑，幾乎喪命。儘管戰事慘烈，父親和英勇的前輩們對日軍的節節進逼，最終仍取得偉大的勝利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父親帶著全家隨國民政府來臺，在嘉義四聯隊補給大隊負責飛機維護，五十二年退伍。在父親言教、身教下，我與弟弟均投入空軍行列。大弟隸屬空軍四聯隊救護中隊，負責海上危難救助及巡邏國界，服役四十年，退伍前轉任松山機場總統座機維護工作。小弟在空軍三聯隊負責後勤補運支援，服役二十年，以空軍上校退伍。

我從空軍機械系土木科畢業後，歷經空軍設施工程分隊長、中華工程公司開發處工程師、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科長、中山科學院航發中心設施供應組技正科長、漢翔航空工業公司工程師等多項職務。回首從父親傳承而來的空軍從軍歲月，軍魂是父親，乃至我與兩位弟弟最重要的部分。現在社會的氛圍，年輕人少了一股熱血，我希望能夠鼓勵振奮現在年輕人，對於國家重要的事情勇敢負責，把個人專長發揮到極致，還要精益求精，成為有用人才，為國家的未來貢獻一份心力！

【作者速寫】莊蓉林，空軍機械校(今為空軍航空技術學院)三十一期土木科畢業，六十六年空軍少校退伍。

來世還要當您的兒子

我家祖籍江西，世居萍鄉宣風鎮盤田村，務農為業。爸爸黃榮升雖然只讀到國小，但受祖父黃敏齋這位清代秀才的熏陶，爸爸對人生真諦、四維八德毫不含糊，尤對鄉鄰和藹可親，並常以忠厚為本、誠實待人、敬人者，人恆敬之等金玉良言勉勵我們。

爸爸自購稻田，稻田每年產出的稻米，可供我們全家十七人吃飽。我們家另有一千多坪茶山，每年茶籽榨茶油幾百斤，炒菜用不完，多餘的出售，另有養豬。身為爸爸的兒子，感到非常榮幸。媽媽春、秋、冬時節會醃糯米

甜酒，爸爸每天晚餐都要喝。夏天沒糯米甜酒喝，爸爸便三天一次上街買酒。雖然喝了一輩子酒，但爸爸從來不醉鬧事。我初中畢業幾年後，爸爸突患致命的腸胃病。那時醫學不發達，家附近也沒醫院，只好請中醫診治，草藥即中到藥裡診治、開藥，但每天服中藥都罔效。一個月後一天早上，六十三歲的爸爸輕哼幾分鐘就走了，全家跪在床前，哭聲震天。我如萬箭穿心般痛不欲生，怨老天爺為何我爸爸服了這麼多藥都不回來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，我與同鄉八人赴衡陽航特旅第一團十五連從軍。新兵剛入伍，晚上夜靜更深時想到爸爸，哭出聲來。三十四年調團部升文書中士，遇到好友，一見如故，介紹我到空軍氣體製造廠任文書上士，三十六年考取廠裡第五期機械製氧學生，三十八年隨廠來臺，六十二年升一等士官長，七十二年退役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，兩岸開放探親，隔年春，我搭機到香港，再改搭火車回鄉。回到家，見到三十九年未見的老哥，我倆相擁痛哭。看到神桌上那一尊一點二尺高、九寸寬的爸爸肖像，即請四哥備三牲祭品到爸爸墓地祭拜。不管墓前爛泥巴地，我雙膝一跪，淚灑墓前。三叩首時，一陣劇烈頭暈，昏倒在爛泥地上。姪子們將我扶回家後，我拿了人民幣一千元給四哥，要姪子們把爸爸的墓地修整好。

回臺灣後，滿腦子都是對不起父親之情。對不起生我、育我、疼我的爸爸，我還來不及報答，有盡到兒子的孝道，如果有來生，我發誓下輩子還要當您的兒子，每天都陪伴在您身邊，讓您每天快樂樂過日子，報答此生未盡的孝道。

【作者速寫】黃國象，民國三十一年航特旅第一團十五連入伍，民國七十三年自空軍氣體製造廠一等一級士官長退伍。

↑曾獲頒空軍懋績獎章的黃國象，至今仍感念父親的教導。(圖/黃國象)

陳伯的眼淚



↑陳伯(左)與父親(右)於民國72年7月在家中合影。(圖/王景新)

陳伯手腕上的刺青，究竟是左手還右手？刺的是國旗？抑或是「反共抗俄」、「殺朱拔毛」？真的記不起了，失憶以偷襲方式，緩慢而固執地崩解記憶。

與陳伯同住十五年，未曾見過陳伯的眼淚，但他那欲哭無淚的容顏，更能感受哀傷的力道。

陳伯其實是笑口常開的人，家人們幾乎沒看過他生氣。從浙江探親回來，同爹娘墳前合照，因悲傷而略為扭曲的臉，不見一滴淚。

陳伯名修鴻，和父親一樣，與原生家庭緣慳，十多歲即來臺。好幾十年，他們倆是彼此在臺灣最親的家人。隨後，母親、

哥哥、我一報到，堪稱多「緣」成家，也變成陳伯的家人。

某夜飯後，母親突然四肢無力，父親值夜班，哥哥住外婆家，我急撥一一九，終由陳伯隨車護送母親急診。陳伯實是我們另一座堅實靠山。

上國中後，父親斷續與起分家念頭。房子當初是父親和陳伯各付一半買下的，父親想讓產權單純些，準備請人估價，不是歸他，就歸陳伯。陳伯聞言，倒也灑脫，常說：「我回大陸住去。」其實父親也常把這話掛嘴邊，但我們都明白，那只是兩老口頭說說罷了，熟悉的家人都在臺灣，怎麼可能捨得。

國三暑假午後，陳伯一如往常到公園散步下棋，突然胸口不適，路人趕緊幫他叫救護車送醫。

沒幾天他辦理出院，我們都以為他沒事了，看來精神不錯，吃飯也正常。

當夜，我收聽廣播直到凌晨，還熬夜待在客廳打電話想叩應進去，忽見陳伯開門上廁所，他最後一句對我說的話是：「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覺？早點睡覺囉！」我沒回他，趕緊跑回房。

早上，父親焦急萬分地把賴床中的我喚起，說陳伯出事了！打開房門問他早餐要吃什麼，但怎麼叫都叫不醒。我衝過去一看，陳伯臉色發白，像是睡著一般。「伯伯死掉了！」第一次直面死神掙扎，我竟能冷靜地撥一一九。只見陳伯全身癱軟被救護人員、父親合力擡下樓，嗚笛聲揚長而去，才曉得哭。

陳伯後事由輔導會辦理，喪禮備極哀榮，最後父親付錢給陳伯遺產管理人，將剩下一半房子賣回。隨後，政府安排由他外甥女來臺，將骨灰自南港軍人公墓遷出，並將剩餘遺產帶回老家，結束流離一生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景新，榮譽，文化大學畢業，曾獲第四十三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散文類銀像獎。

難忘軍旅 以埔光人為榮

民國五十四年，各軍事院校除了每年招募四年制正期班外，另每年二次招募高中畢業生進入軍校專修班，充實基層幹部，我就是在這一年考入改制後的第一屆政工幹校政戰專修班二十期。

錄取後，在軍龍埔第五訓練中心接受「入伍訓練」。震撼教育、緊急集合、洗戰門澡是每個新兵都有的經歷，而我的經歷最特別的是，新兵訓練期間，蔣公親臨第五訓練中心視察。當時我們正在操場進行「班基本教練」，蔣公自司令臺走入教練場，親至各班班前巡視後離去，終身難忘。

之後轉至鳳山陸軍步兵學校訓練，其中二項令我印象深刻。首先是「座標定位」訓練。近黃昏時，大家搭卡車到山頂，再分成三人一組，各組依座標號碼在地圖上定位，隨後摸黑下山找集合位置，驚險刺激。再來是「挺進」訓練，全副武裝急行後，最後四公里小跑步回終點，考驗耐力。後又轉往北投政工幹校訓練，科目繁多，主要研討三民主義、心戰文宣等，另有美術、音樂課，疏解繁雜的學習生活。

五十六年五月，我到九十七團第三營兵器連任輔導長。記得一次過年期間，各連

現在想起四年的軍旅生涯，讓人難以忘懷，更以「埔光」人為榮。

【作者速寫】吳榮安，五十四年考入政工幹校(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)專修班二十期，五十八年退伍。後備幹部訓練班六十期。



↑吳榮安(左1)送退伍同袍到通霄火車站搭車返鄉。(圖/吳榮安)

徵文啟事：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民國四十七年「九二海戰」參戰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附當時老照片尤佳，請於八月十四日前，email至 glony@cte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臨江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。